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十四目錄

公移

鹿忠節公集卷十四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馬房裁革呈堂

戸部監督主事鹿善繼呈爲釐提侵吞料草事據壩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禀稱本廠班頭劉國禎包攬商人牛尙忠名下錢糧不行上納又將倒死馬匹驢頭不行申報料草盡吞肥己等情到職據此隨經行拘一干犯證到官查審得劉國禎原係本廠養馬軍人將本年正月初九日倒馬一匹正月十七日倒馬一

匹正月二十九日倒馬一匹二月十一日倒馬一匹
四月二十八日倒馬一匹通不開報又將驢頭自去
年十二月終巡青科院查閱之後見今缺少三十四
頭仍將料草照舊冒支及包攬商人錢糧情弊俱各
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納料草以養馬驢
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禎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
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辭窮一
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
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箇月內冒支料草

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冒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末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即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聞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為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為甚每遇巡青查閱要多雇覓應點但駝馬牛騾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尚須印烙一時難以盡雇猶有多半畜養是則破冒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

遇查點牽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廠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覈今旣首明審實倘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於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謂其雇覓冒破甚於駝馬牛騾也其本廠冒破三百二十餘兩並班頭劉國馘商人牛尙忠養馬各軍等倘非嚴懲何以警後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又

爲鱷棍侵吞料草事先據壩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禀
稱前事等因該職查得班頭劉國禎侵冒馬驢料草
緣繇已經呈詳外奉堂批廣西司行該監督提審報
劄到本職擬覆詳閒又准巡青科院手本爲積惡侵
吞云云希文回覆等因到職竊惟天下事有情實易
見而局段難言者今日之提審是也蓋冒破之相沿
已久首告之發覺驟聞彼時倉卒質對爲計未深且
不虞職之深究遂於隔壁弔審盡得其情至今則逾
月矣停留長智無問隔宿況日久乎而欲復審問其

馬馬必不缺問其驢驢必足數將以更端求爲翻案今日之審豈猶復昔日之審耶且事屬虛冒耳目昭然原無難推之隱待於再審也據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參正法其冒過草料責令賠償或於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所缺馬驢則猶有可議焉蓋廠中虛冒成習牢不可破今令補馬則補馬實無馬也令補驢則補驢實無驢也粃糠盡似而套習愈堅與其彼明以虛應我明以虛糜費實在之金錢供空名之冒濫何如有缺不補猶可省涓滴以

佐太倉乎且查大明會典諸場馬驢揀退變賣倒死開除多寡原無定數至今或有續到或有倒死來去亦復不常則是役也就其久虛者而免其買補我非無據彼亦何辭縱不能於各廠引繩批根盡行報罷今但因該廠被首就事論事懲一以警百汰虛以歸實豈爲過乎夫省一分虛糜裨一分實用理財者即帑藏充溢猶惓惓於漏巵之塞矧太倉懸磬邊士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大約天下事用當於實豈其惜費凡此頭匹使所養者爲疆

場效力固急欲其雲錦成羣使所補者或分毫有裨
亦可容其葫蘆依樣而今明知其不補强被以補之
名甘耗其財之實何也國當經費不足之時宜擇其
緩者而漸爲減尤宜覈其虛者而漸爲銷如該廠馬
鹽緩不足以盡之是首當議銷之處且假手於首告
又首當議銷之時也况未發之前雖相沿虛冒猶存
形迹至旣發而竟莫誰何將公然放膽無事回護監
督者更無復可問矣不揣愚陋抱將然之慮効一得
之愚似應仍參題革飭庶幾小懲而大戒如以事屬

巡青准令移文該科院聽其覆審似於事體尤較詳

妥伏乞照詳施行

酌留金花呈堂

爲酌輿論復金花以明祖制以濟邊需事照得每歲

廣東解到金花銀兩司官恭進大內此近例也今據

該省差官趙崇志解到銀五萬兩聽候交納閩浙江

司亦有解到者業具揭呈堂會同本司恭進循例上

貢似無可復說矣頃接邸報見督部右堂李有抑留

金花之議職始不能無疑焉此時欲仍進大內則部

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若拔山反覆思維豈其敢無說而處此盡事至於今用兵之局未知以何時結措餉之路則業以此時窮即加派搜括那借等項不過採摭羣言原非自本部起見而今徑以本部受名致令台臺鰓鰓苦心而持議者猶以數米為譚柄職之所為憤焉不平也然就此措餉實蹈天下必窮之數只在眉睫間不免束手且我督迫太甚又惴惴有內變之憂勢不得不為變計則莫若扣酉金花其為策便而其所濟者大查得大明會典載稱

金花銀即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為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為御用又查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挪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挪借是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煌煌祖誥明明典籍載在掌記皎若日星今邊烽之告急有甚於此時者

乎軍糈之應用有切於此時者乎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大倉特循祖制而宰繇之非强奪大內所有而益之外府也惟是皇上一切批發皮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閒急難得旨惟有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則取數甚鉅勝於零星湊處而權自外操不至如絡金之絨縢不可復問也故當今急著與其請內絡不若畱金花與其旣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畱蓋凡物業入手之後吐棄甚難未經眼之先捐割或易此固人情之恆也況聖上即愛金玉未嘗

不愛山河雖堅執大柄以自聖神未始不兼酌緩急以嘗臣下使下之所持不移如山則上之聽亦或可轉如圜近如順天巡按御史王象恆以止稅題知竟未有嚴旨之切責則聖主顧慮根本之意與顛倒臣下之術相御而行未必專視阿堵爲必不撒手之物矣天下事爲之有機機難逢而易失及今乘時著力無令當面錯過倘事機從此一轉因之折十庫因之留稅銀次第施行誰謂此非嚆矢哉且近日章疏議留金花者不一而足無不望台臺亟見施行豈加派

等項之曲計尙不難舍己以從而損上益下之僉謀顧難合詞以請亮台臺之所必不出也獨是職偶爾承乏適值金花解到兩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閒不容髮事屬捌獲請自隗始故敢酌時事據職掌以請萬一宸怒不測職願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于古淸議誰其任之卑職未敢擅便伏候台裁

求代題放歸呈堂

爲重增宿疴請告原非飾詞兩奉台批感恩再爲披

惘事職春初劇病手足痲痹雖藥餌之量日進而痰火之根未除比因入夏腹中暑濕泄瀉屢作痲痹轉甚六月二十日具呈求歸已蒙堂批司查靜候代題卽出國門乃入七月兩荷台臺批催視事反覆溫加春之語迸發熱如火之腸何肯自棄聖明之朝何忍不爲知己之用惟是職性與時違身與病會有懈視草瑣細不足礙高深無分隨班蹣跚不堪辱鞭策手指拘急載筆重如挾山頭目岑昏抽思眩於向若竟成棄物已是廢人且不朝不參人皆相傳爲已去旅

進旅退職亦自厭其久留歸計不堅將以𤺌病之身
誤事名根未斷必以戀官之意誤身伏乞台慈體物
之情愛人以德念職詞非虛假准與代題使職早抵
家山專意調理則身以無官而輕醫人易於措手恩
與所生並大沒齒永以銘心職無任激切祈籲之至

又

為嬰疾日久望痊無期懇乞台慈俯賜代題以便回
籍調理事職為抱病不愈從前月再具呈求歸謬辱
台臺過許以才品寬假以調攝愧極汗顏感深刺骨

願早收藥餌之功求急効犬馬之用詎意病勢增劇痊可難期痰盛日見痲痺脾虛久成泄瀉氣血消弱形骨支離若不抽簪終難勿藥職自惟無品無才空負憂時之志多災多病自憐伏枕之身先帝再收於廢棄之餘台臺過採於形迹之外人非木石遭此知遇苟病體漸輕霍然可望豈其委避於多事之時偃蹇於勉留之日乎惟是困苦迍邅相知皆有憂色綿延沈痼職亦自爲驚心已爲無用之人徒乞歸田之骨伏乞台臺察職之情允職之請准與代題早抵家

山專意調理宿疴得愈畢世銜恩職不勝激切祝顲之至

示諸將

居恆聞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事至此本領如故以本司硜硜之守而猶有投禮單者本領可知也且其假軍情以藏禮單卽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矣本司一則指髮裂眥恨積習之難破一則靦顏汗頭愧禁行之未孚欲卽題參恐爲已甚碎其單而摽出其使自其事而姑隱其名願

諸將再勿以此眼看人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
日除軍功別無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卽爲罪案敬
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朴心休噴辣手

同杜武庫乞代題請告呈督師相公

爲積病沈綿懇恩代題事職等俱於天啓二年八月
二十一日奉旨從台臺抵關靡餘行間已踰三載未
効寸籌而毎善病繼病痰火芳病泄痢皆連年舉發
一次劇於一次至寧遠而繼幾爲異物至右屯而芳
幾無生理昏暈困頓之狀皆台臺所親見者不待職

等之重述也至是而職等自傷難再以驅馳矣曩當邊事告警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値兵政簡汰之時引分當自議裁況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遠塞一息尙存之骨求歸舊山伏乞台慈憫念病苦俯賜代題使生入里門得就醫藥蔬水沒齒總佩生成

乞代題請告呈堂

爲積病難痊懇乞代題以保餘生事竊職繇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四十三年八月授戶部山東司主事四

十四年八月丁母憂四十七年六月服闋除授戸部
河南司主事本年七月以借發金花銀兩助遼餉奉
旨降一級調外任用泰昌元年八月奉旨復職十月
管新餉庫天啓元年四月調兵部職方司管題覆本
章二年六月奉旨隨掌部輔臣閱關七月復命八月
奉旨從督師輔臣到關四年九月陞本部員外五年
四月從輔臣於關外積病纒綿具呈請告於十月閒
蒙代題奉聖旨該部知道十一月閒蒙吏部題覆回
部供職奉聖旨是理合遵旨赴部以職非劣戇愚蒙

先皇帝拔擢廢棄之餘毎念明恩敢私頂踵是以扶病從戎未敢言病適荷明綸便期沿途調理赴部供職但以蒲柳之軀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耽而劇目今延醫李郁調理未愈何堪供職懇乞俯賜代題生還舊里倘垂危之病借此漸瘳則已往之年皆屬再造為此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又

為積病日深萬難供職懇乞代題以延餘生事竊職因積病沈綿閙部代題吏部覆奉欽依回部供職隨

具呈積病難痊懇乞代題復蒙堂劄行職遵照欽依
事理赴部供職奉此理合遵劄赴部惟念職禀素弱
職性好强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
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勢重而難返目今頭暈眼昏手
拘足攣痰涎壅盛飲食消減醫生李郁謂血氣兩傷
未易補復非一意調養恐無生理職至是心口相維
難再以馳驅矣已成廢人何堪任職懇乞曲體物情
俯賜代題使沈疴得以靜養則餘生或可苟延
三

爲積病日深調理未愈三懇代題以保餘生事竊職
先因積病沈綿閣部代題吏部覆奉欽依回部供職
隨以積病難痊兩懇代題於本年正月十八日蒙堂
劄行職遵照先今劄內事理照舊前來不妨稍遲時
日俟調理稍愈卽便赴任奉此職正在調理間於本
月二十一日復蒙堂劄以職新陞武選司郎中行職
兼程前來赴任管理司事奉此惟念職仰遵成命加
意調攝冀旦暮之霍然卽捧檄而就道詎意涉月逾
時有增無減見今手足之拘攣轉甚頭目之眩暈益

深痰涎盛而眠食愈損脾胃弱而泄痢新添蜿蜒壯
礙徒倚餘人職至是自憐自嘆不復可馳驅當世之
務矣醫生李郁謂氣血幾於傷盡藥餌未易補復非
脫離事務一意靜攝無復可望此職同鄉同官王圭
事登三所親見者竊念職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
百病侵尋豈作無情之語藥裹日以棲身何堪問職
掌蹣跚不能出戶何以趨朝參況武選稱繁劇之司
事既非病軀所能任而郎中非虛懸之缺病更因曠
職而倍增此情此事想大智之所必察至仁之所必

憐也懇乞台臺憫念俯賜代題使職得一意調養則身以去官而稱輕病以安養而或愈殘喘可延皆出再造

議汰廠迸關文

爲清浮賞稗公用以裕國儲事准本寺卿劉關文督放白糧月餘以來每閱各倉見多圮壞地每有當換之板上每無夾壠之灰浸淫浥爛長此安窮甚且脊已滚而塗之以踈泥壁將傾而支之以衆木尤非計也進署官而討之小壞者當小修大壞者當大修必

兼創以爲因庶一勞而永逸特苦無可動之銀將盡失可仍之貫乃有持簿而領廝連者因究此項未載典章巡視查刷之書辦爲大端而各門太監與本寺書役亦分其餘一年通共賞廝連二萬七千八百二十條夫此物一條准一分二釐之價則此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四分之金柰何不以供倉中之經費而徒爲各役之瓜分也使爲各役工食正數猶可言也而細查舊規原出額外故名爲賞賞以待有功何功可賞乎其最可訛以爲名者莫如查刷察院每月呈進

御覽會極門太監舊例給大庫公禮銀三錢其後書
辦不請給銀而改求麻䢖每月二百條若爲庫中省
三錢而不覺其爲倉中耗十倍矣公家之物似當先
儘公家之用今按倉厫每歲之修葺倉牆不時之崩
砌所需工料總費金錢即科院每年臨倉收糧備辦
酒飯以及修整硃匣火具置買桌衣椅墊併修斛買
掀巡邏倉支各買皮襖何項不需金錢何不以麻䢖
充此費名正而體得乎惟是事久而情慣則割愛難
且地近而口多則叢謗易然倉中實有必需之費不

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實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己任怨終無停止之日擬從今日盡以廠運作倉中一切經費即歲有贏餘併貯大庫以待正項支銷意圖節緩以佐急且思積少以成多人之體國誰不如我既陳一得願質同心爲此合關前去煩爲查酌施行

議處土米關文

爲糧務方殷足疾增劇乞改委以便調攝併陳修倉始末以備查核事頃承委任督放白糧已及兩月原

有賤恙因勞增劇見今舉步階除必須扶掖烏能出入衙門供唱籌之役乎放舊收新總難効力相應別委庶不誤事使病軀一意調理儻獲痊愈補過有期而行過事體有不容不再陳者原因天字倉之已壞張北倉之將傾而議修倉因經費之無從出而議裁廠速之賞明知久據之物驟奪實難在旁之人尋端更易然苟利公家何辭私怨已蒙台允請旨施行復因將傾之張北不可不急修其中散堆土米不可不急盤眼同署官窮日之力盤入空倉而已折之數不

可不開銷僅存之價不可不變賣命署官呈請俱蒙
批准今土米之變賣有待而廠連之濫賞已革一向
工作總費此項但廠連之在倉旋放旋有不得以本
放之米預算廠連鋪家之納價旋辦旋交不能以煞
總之數整交大庫而收糧之期已迫修倉之工難緩
雇工買料隨到隨使日猶不足不能待下庫之日係
爲呈詳昨因金盡遂致工停不能強傭人以預做之
工只得强鋪家以預徵之價今修理粗完多支過鋪
家金錢尙待放米之日稍與廠連安得於動工之時

有可交庫有可呈詳者哉是物也久治充私家之賞
相率無言一改充公家之用偏覺有弊然既欲收木
屑竹頭之用只得冒瓜田李下之疑若一一迴避將
以掣肘而誤工程即一一分說亦以饒舌而生枝節
故專命署官一面做去工完之日總爲銷算細冊具
在一聽磨對而款款之愚猶未已也艦過土米雖有
變賣之議而估討無期恐仍停閣今皆嫌賤售不肯
撥終必并賤價不可得回首波策盤糧之日糧將盡
而艦忽倒驟如聞雷寧直失箸適値倉脚退食之頃

幸免傷人乃徐問米而亦危矣顧署官而俯慰其謂
癡兒屬有天幸則此八百三十五石之土米乃冒嫌
冒險以出來佐公家之用者不可仍舊放下終歸無
用也身雖病廢附盡愚忠煩爲查酌施行

鹿忠節公集卷十五目錄

書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答友人問邊事書

來教之望邊人者切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人憂邊事者深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僕欲一一分疏大者忌於漏洩小者又不足言也請以泛論談括之從來辦大事在不二心之臣而談信心不如談盡心蓋信心云者持域外之觀破盈庭之議徹始徹終成就一是如作文者之有主意誠爲先務然必其能盡心而後

可語此人孰無心而盡之時義大矣哉未能盡而遽言信鹵莽者之所託也世不乏豪傑之概而按其指歸祇成鹵莽嗟嗟天下事豈易言哉易言者當前立斷略不停蓄論事輒曰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論人輒曰當用某甲不當用某甲兩言而決耳夫使事與人之爲可爲否果明白而無藏匿之端又區分而無交涉之處又一定而無轉變之情則一搠兩開利用直腸何必勞心然而非也有事於此見爲當做合下便做乎抑有待乎人皆可做乎抑須擇乎明明去做

乎抑藏用乎空空去做乎抑治具乎一不相應而事遂裂且此事之形在目前我祇見目前而形在於此機通於彼端於何發尾於何竟皆不在目前而皆當預計中有何人暗藉此以爲利後到何時漸乘此以作弊則當做與不當做原共閱一絨且漸生千變總在當事者以深心審幾於毫芒而默用其防範猶恐有奇窮之事或出意料所不及敢以直腸立斷乎當做者如此即衆見以爲不當做者倒或不肯顯停驟止而若陰若陽借以神不測之用而用人之道亦復

如是蓋做事必用人而用人卽是事人卽可用然此事當此人之才否此用宜此人之時否或獨用或參用或徑直用或顚倒用一不費心能得斯人之用否不直此也亦用之人當前而立而人之中復有人焉其人可用其人中之人可用否可用者在其人我如何用其人又如何不爲其人中之人所用可用者在其人中之人我如何借用其人者以用其人中之人若爲人所用而實暗轉用我之人爲我用範圍寬而針線密或同用而甲乙之色分行或一人而嚬笑之

施並見總之體直而用曲直如寒暑之不易曲如陰晴之莫測天下未有以直爲直而事克濟況兵事乎兵陰道也本爲謀敵而默默若爲謀己事本繇己而默默若人自出試思法紀陵夷之後何繇而使之漸知奉法士氣累敗之餘何繇而使之漸不畏敵此豈下果著於親上死長之誼上止憑軍法從事之權乎誼固近日所不能得之於搢紳權亦從來有之而非其所恃恃之則有窮時矣不因誼而若爲明誼不因權而若爲尊權其要在漸以習之默以移之脫人胎

換人骨而徵意終不以告人用心至此始謂能盡盡心至此始可自信蓋信非事外之空主持乃事中之實憑據當局者良工心苦而旁觀者何繇知之祗據傳聞都涉影響甚至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無論忌者曰幸其災卽愛者亦虞其敗寧知鈐閣起意鬼神莫測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卽幕中參佐日承謦欬猶有不能盡知者而人乃向行路之人問消息從千里之外揣是非乎此病中於閒散者猶少中於津要者偏多蓋國家安危所係之地多就中取事之人

或欲伸己前說或欲脫人大罪而不敢出頭露面只
得乞靈於津要不力造邊人無根之毀譽何以傾人
聽不巧逢津要有因之愛憎何以入己說而津要之
人又概有習氣果於信己而輕於量人初本墮人雲
霧既則爭己面皮甘心爲取事之人所用舍力與盡
心之人爲敵其見不能當盡心者之萬一而自信過
之萬無自覺其非之日即偶覺之亦萬無認錯之理
天下事尚可言哉韓范經略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
輒言邊事爲請此信心之言也實盡心之言也更苦

心之言也

與兵垣書

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簡汰之說邊人承望風旨以苟目前之富貴遂有任事八逾月秖點得一遍兵且以各營自報之逃數爲自己淸汰之數又有任事八逾月秖算得一遍帳且圖哄各營認無實之罪使自割再辨之舌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試問邊人二三年前之事歷歷可想自十萬之師布列於關之內外兵力既集兵威自振游徼往來嬰之

者碎東方與中土氣機相倚東方寧而中土晏然此理之明白易見者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耶豈欲減川浙之步兵又豈欲減新集之遼兵是必先減七鎮更番之馬兵又必減總兵各招之家丁而後當於減兵之旨兵減則將亦當省留一總兵足矣一將去其得力之親丁皆隨之去夫兵減何難獨聚之時難耳當河西兵潰退守山海之時關上何兵哉落落南營無甲無馬無車無砲徒持黏雀之竿而云以當大敵迄今回首猶可寒心當事者

初到攢零合整剛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關門於是日始有此一旅繇是而量爲抽調繇是而漸爲招集始有今日之師今日減兵累歲之蒐羅何足供一日之淸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耳夫三軍之氣彼此依倚怯者倚勇亦自有膽拙者倚巧亦自生心生者倚熟亦自成技今云所減之數不多夫兵有去一人而三軍無色者何不一思也或云減非減其壯特減其弱夫兵安能皆壯用兵安得去弱弱者固仗壯者以作氣壯者亦借弱者以助威去壯是銷弱者之

氣去弱是薄壯者之威去者去而留者亦歸於無用卒是以行關上二三年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且減兵之旨爲省餉也天下事爲於從容時自省爲於急難時自費急而益急則費而益費向經急難以開此費今幸不益其急遂得不益其費使厥今日之爲費而一意求省兵減則爲兵而買之馬爲兵而造之器爲兵而討之金錢皆以兵去無所用前費總成空即兵再集而前項非散佚則儆壞重爲主辦後費更不貲費耶省耶況事不論所關之重輕而只以省爲

美談與其求省曷若罷費與其減兵曷若散兵且省餉云者爲餉不足供費而求省也今之遼餉以遼爲名果盡歸遼用而猶不足而過求於餉額之外耶遼餉六百萬今分與遼用祇四百一十四萬關上歲解只得二百四十萬其在天津又未便得一百七十萬則此不可知之數在民當問之民而民無可問也不在民當問之有司誰肯問也不在民不在有司當問之計部而計部既使不完之遼餉得寬於考成復使已到之遼餉散給於別鎮於非遼處作情面反於遼

倣風裁議請議汰不少恕此其名實相拗政宜據經
以爭之詎意不强爲爭反阿爲奉耶況三軍之氣宜
長不宜滅長則戰有餘滅則守不足搖首吐舌相戒
以不可嚮邇即有壯夫氣立盡矣況謂之守必可以
守而後可彼以不敢復遼東之意而遂云守山海夫
無遼東則山海不可守非大寧東勝可比其說已具
於當事者之入告而不進兵何以復遼土何邊人之
暗於大較也遼之必宜恢復非直原有之封疆不宜
委棄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從來守國

必據險隘山海關城立於平曠不得稱險南北十六里不得稱隘而海更有可虞故先守覺華灘圖金蓋皆所以奪海之用使專屬於我高議雲臺者尙欲駁持守關之說以棄遼乎故恢復非爲遼爲內地也恢復明旨揭若日月申飭中外協力同心不啻再四而議論滋煩揶揄日甚縱觀肉食之謀强半婦人之膽彼旣不敢明抗恢復之旨而又不能自暴其中情之怯遂巧爲託寄附於他山不必明沮恢復而能使身任恢復之人日刼制於似愛似助之深文罝䍐則非

體而復虞泄機含容又情事不明而權遂漸移其持論大端有二一曰愼重一曰簡汰夫兵凶戰危當事者身切利害豈其嘗試且愼重非執而不變之死法亦非虛而無據之活套惟實心任事者深入於事之中綢繆日習疇躇轉熟朝士身在事外固無繇得其肯綮即邊人之無膽者身若在事中心實在事外彼於恢復兩字已目迎而心距之何嘗一日實實著手見其所愼者何在乎以此持論不過自居於擔遲不擔錯之著數予人以到底難滿之分量而恢復自寢

耳簡汰之說設端更巧破我行以嘗有之事則取信易爲海內持省餉之名悚聽更易且兵旣冗冒則將兵者當併裁將旣虛糜則將將者當併去和同上下救過不暇尙復言恢復乎故愼重原以進取簡汰原以振刷俱武之善經也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愼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銷兵而總以巧行其沮恢復之術夫百討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議退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議銷不征不戰去將去兵無論垂成之緒驟廢行且前日之患復

作遼廣潰時都門之光景猶能憶否總之今日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藉朝論以撼邊情暗刺明譏此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榆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且愼重簡汰即不妨從旁論其理而其事須任當事者自酌之如持成說以撄之曰某地必不可出某策必不可行某兵必不可留某將必不可用當事者尚可一日立於將吏

之上乎誰不畏戰而使之不敢退誰好居危而使之不敢去總奉天子之寵靈有所以恩之威之者而人心乃一又軍中總奉一人之恩威別無所以分其恩分其威者而人心乃不得不一今事之進止而別有主人之去留而別有門當事者又烏能行其令哉故恢復爲必然之晝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恐禍必中於今也

答友人問書

生才實難知人未易大老人望昭然共知者不待言

而亦有似共知實共不知者則高陽是也嘗讀識時務在俊傑之語而想見其人從高陽四載見其當國是紛紜邊計錯亂之時數語持法紀而國是定一出决恢復而邊計定每臨大計當下便有規模施行便有次第初觀之似落落難合而竟底於成然後信時務不易識俊傑自有眞也至其擔莫大之任處至危之地冒不測之險歷不堪之苦每於極衝鋒處安居人謂其天生有膽每以極惡草物自奉人謂其天生好儉而人情不甚相遠何獨好危難而甘淡薄則致

身一念可對天知耳惟無一念不爲國遂無一日知有身膽從此生苦從此受而凡有血氣孰不感發倡勇敢之氣而動忠義之心於是焉有此段境界認國事太眞去俗情太遠除蕭蕭老書記以熱腸冷眼相賞相慰於經營慘淡之餘世人不知理無足怪所可怪者併其顯然可見之功而亦抹煞則不成其爲世道耳高陽未督師前有在八里鋪下帳者有在十三山殺人者關外無尺地一民爲我有高陽督師四載重開草昧奄有寧前以及錦右東西受約束唯謹此

昭昭耳目不待推勘者故有功無功兩言而決以高陽到後爲無功試想高陽未到前原有多少遼東以高陽在事時爲無功再看高陽既歸後添了多少遼東即寧錦戰守折長勝之鋒奪尋仇之氣飲水思源城是誰所修火器誰所教道將是誰所用豈不明明具在而乃高陽以前偏無罪高陽以後偏有功獨高陽爲有罪無功之人豈不大失事理之平令英雄短氣耶高陽不自言功爲志未竟也而世遂沒其功趙營平之言曰兵事當爲後法若此者何以法哉尤可

怪者高陽督師爲不扶同八里鋪築城之議也君父之安危重遂朋友之情面輕而掩高陽之功反誣以壞遼者卽出於八里鋪築城之人非天子神聖幾不能免情面之不易破至是令有心爲國者何以措手哉

與大司徒畢白陽書

定興有籽粒重地國初以十七疃鹹不堪耕種故在條鞭地畝之外永不起科後因奸民投獻或勲戚奏討遂分爲庄田十場一曰乾淸宮一曰慈寧宮一曰雍

靖王妃一曰延慶公主一曰瑞安公主一曰壽陽公主一曰恭順侯一曰駙馬許從誠一曰錦衣衛千戸陳尙忠一曰五軍營十場籽粒各自催徵役因差役之猙獰動爲佃戸之騷擾遂以徵解歸之有司然此地槩屬灌莽之區其不逮條鞭地遠甚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夫地瘠則所入之息旣微糧盡則所虧之額不少積逋歷久年復一年牽率包賠日甚一日於是一夫不

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戶一戶不完累及親
戚至典房產鬻妻子猶不足以應比則鋌而走四方
矣先是瑞安延慶兩場逃盡遂以所失之額分派之
於八場糧愈重則辦納愈難逋愈多則逃亡愈衆而
八場益困雍靖王妃錦衣衛兩場相繼又幾逃盡室
已無朝炊之烟門尚多夜呼之吏初以八場包兩場
行將以六場包四場其勢不至於舉各場而盡逃亡
不已者不佞某自束髮以來習聞此害開從父老講
求長策唯有折徵一法且靑縣文安久有題疏可比

夫窮則變變則通情也亦理也明知困極之當蘇極
苦勢重之難返既有衙門之層遞便多吏胥之揶揄
縣之糧衙書辦府之糧廳書辦串通爲利牢護此局
受患之民日望折徵或自下而求申請或自上而得
告批概從中寢折徵二字窮民所幾幸爲續命之膏
者祇成掛壁之文耳冲陽畢老父母憫佃戶之危形
採士紳之公議毅然爲斯民請命比照靑縣文安例
除乾清慈寧兩宮不折外其餘八場概宜折徵通詳
撫院韓聶宇公祖按院王立宇公祖屯院左浮邱公

祖會題候旨尋逢光廟登極恩詔中一款北直定興文安青縣三縣災傷籽粒俱照按屯御史題請事例折徵詔書到日人慶更生逃亡之民漸復故業向之滿地荒蕪者且桑麻相望矣壬戌年間畢老父母陞任署縣者忽甲忽乙縣事遂如奕棋雍靖王妃司香內豎敢蔑明詔謂折徵非法朦朧取旨下部議覆部因行文府縣雍靖王妃一塲不許折徵幷追補減過銀兩彼時畢老父母在儀部心憂此事急商之於府縣謂銀兩且勿補納尚當據恩詔執爭而糧廳已暫

借庫銀星火補納矣覆水難收可爲浩歎一場佃戶
屢爲控告其柰之何撫院張蓬元公祖新受事念此
場災傷一體獨不蒙減折之仁銀兩追還又已斷執
爭之路不得已以雍靖王妃之額均攤之於各場圖
衆擎之易舉且兼被之無遺數年以來安居樂業誰
知猾胥蜮心未厭巧技轉生忽此場既翻遂可漸圖
其他本年突稱五軍營不可減折欲比雍靖王妃例
已具府文申易州分司轉申貴部矣玩其申文謂五
軍營地減徵銀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六釐七毫

三秒係原額之數毫不可少而又總計八年內共減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六錢九分三釐六毫二纖四秒是盡欲照雍靖王妃例每年之額不許減減過之銀尙欲償也子餘之民一場驟加一百七十餘兩其何以堪更加一千四百餘兩其又何以堪倘此番再復得計則積漸以往變態愈工各場將次第以聽猾胥之顚倒折徵一案勢必兜底掀翻作壓之餘生再罹湯火暫復之故業行見汙萊前日流離景象只在目前矣夫折徵之事原非臆說屢經申請屢經批駁然

後乃得三院會題一煩部覆再煩恩詔畫一之令方
恩世世守之此而尙可紛更則翻手覆手其又何定
之有大都天下事謀始最難毀成甚易敝邑籽粒之
害已幾百年折徵之議圖之十年災民固皮骨俱盡
不肖亦心血爲枯猾吏舞文百計相難一番阻撓一
番辨折亦旦舌敝穎禿幸得徼父母公祖之靈以乞
恩於聖主流亡復業之日飲水思源感畢老父母之
有大造於一邑相與伐石頌功以垂不朽日月幾何
變更至此台臺深籌國計曲軫民艱薄海窮黎共徼

寛大至於籽粒一項錢糧實係敝邑一方性命申文到日全望主持上以信明詔下以甦窮民而冲陽老父母幾殫之苦心已成之美局永晋於桐鄉畏壘之間不致終爲猾胥所變亂想台慈之所倍爲惻然者也臨楮無任慨切

與容城張令公書

寄邇福星得沾波及之惠不啻在宇下戴德之餘還爲引分何敢輕通尺牘以溷公清之聽惟事係衣冠之裔且當絕續之關情共惻惻誼難默默老父母試

垂察焉敝縣張都憲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
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
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
涎孤產勾連外黨或賣或典或明或盜蠶食至今子
遺無幾闔縣士紳睹藐諸孤之遭魚肉而憂都憲公
之啼若赦也方公同看視劄記其產丐縣父母主持
嚴盜賣盜典之禁乃聞容城生員除樂賢以典地告
李氏候老父母問斷老父母明見萬里偏僻必不能
行而李氏婦人意不自遂生等謹以耳目之最真代

爲不平之鳴夫樂賢先典李氏地三十畝李氏所知也其又典二十五畝則李氏不與聞焉其典之緣繇價之輕重不可問亦不必問只一出於李氏所不知則終非樂賢所可有即樂賢果費典價亦惟從其受價之人而追索之可矣茭得硬告李氏脅取其地耶夫孤兒寡婦仁者所憐誠能辦價何處無田而必屑焉於越疆之孤產意不難見也且此地盜典俱當李氏時而必倒提年月以爲在王氏時意又不難見也李氏女流亦係衣冠之室而必恐喝以對理驅迫

使出門意尤不難見也據樂賢所告羣證張玉等此數人者何如人乎大約煢煢孤寡固羣小之所耽耽也左犄右角裏應外合既賠典李氏之地以媾樂賢復明作樂賢之證以刼李氏見者傷心言之指髮是役也使告者得逞其志證者得遂其奸旁人受價李氏出地即千頃可立盡於一日矧僅僅著種百畝之田耶都憲公不絕一綫仗此五歲之孤而田產者養孤之物李氏者撫孤之人今橫迫李氏白奪田產是使孤不能自存而斬都憲公之血食也生等攢眉而

嘆合辭以陳倘蒙電察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對理而孤產不被橫奪則理法猶存天日可見簪裾吐氣風化自隆寧直一姓一家之感戴而已臨楮不勝激切

與考功司公書 同徐斗南張重光

隴州知州劉昌運既歷南京錦衣衛經歷胡撫有疏追論其變法徵糧大爲民害中間開款多後官事明謂或出州官之徵斂或繇衙役之侵收雖云因陋襲訛實繇變亂成規則劉昌運有不得辭其責者蓋事

皆三月至六月事昌運之離任已數月矣後官卽鮮幹材致滋多弊何與前人而追論之卽聖人作法能使後世之無弊耶何以服天下也且其所稱變亂成規更有可駭異者疏云隴州每里原設收頭劉郊州增設義民與皮鞭一條下鄉打糧民畏威完納夫糧之完不完非細事也皮鞭而可完又何尤焉卽稱畏威亦何必借此威而無之而隴州完糧實未試蒲鞭也隴糧止完三分舊矣其相沿之法每欲催徵則收頭里長共斂民錢以求寬限權在吏書則買吏書權

在左右則買左右催一番卽斂一番更雇慣捱比者幾人苦捱兩次卽以爲三分之數原不能擔代陳民隱容其拖欠此莫非糧銀而不得爲糧用里書旣恣蠶食官吏且同鼠眡承以拖欠之名弓民以空貫之貴乎國勢已極重而不可返矣劉郡州洞悉弊原遂盡除舊法不用衙役而用義民不用刑罰而用勸諭明與說破謂小民雖未完糧實已費錢與其以錢飽奸人而負拖欠之罪何不以錢完正項而成忠順之名當是時衙門內外無一人敢索小民之錢者但有

一錢卽得完一錢之糧人孰無良羣然從義從前止
完三分遂突然完九分申解之文業上官有空谷足
音之褒此功耶罪耶使完糧不爲功變法遂爲罪是
不完糧之法爲良法而不可變是錢糧之正數爲虛
額而不必完也國家最急莫如財賦邊餉年年壓欠
處處脫巾寧遠至於戕撫臣則糧之完不完其所係
何如其重有一人焉於久不完之處而能完更於衆
不完之中而獨完是當如何奬拔以爲風勸而乃爲
陋規作護法詆功首爲罪魁秦吏尙可爲耶國事尙

可爲耶大要劉知州做人做事學古認眞不行餽併
不謝薦以此取人重亦以此惹人嫌即完糧一節舊
日慣使寬限錢之衙役痛恨以爲斷其喉同時不完
糧之庶僚深忌以爲形其短以爲不處若人則寬限
錢不得再使九分糧只得常完毀言日至即胡撫能
不墮其雲霧中哉然即胡撫之言亦曰第念其志在
急公才有可用則本心不能全違已見乎辭矣夫當
今之時而有急公之志可用之才不破格拔之以救
時而於錦經一秩尚爲掯揄此志士之所以頁戟而

長歎也惟台臺爲國事惜人才爲官常持公道使志
士本色遭詈詬而益明終得伸其眉宇爲國家效一
臂之用其於世教豈云小補劉知州爲某同里熟知
其爲人更爲某舊屬熟睹其當官非敢爲游詞以眩
名實也

鹿忠節公集卷十六目錄

書

又

鹿忠節公集卷十六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與范景龍書

得足下所以治環者而躍躍喜也讀書男子南面親民甫下車即舉地方相沿大蠹而去之若脫轉盼之閒乾坤頓改彼環人士感深望外且驚其從何處得來而無愧爲環縣令也者固無愧爲范先生子者也是役也不負天子爲忠於君不墜家聲爲孝於親而二三知己生平期許不成畫餅也爲信於友大約天

下之大手段從真肺腸中得之欲則不剛千古明訓吾輩一文不愛何事不可爲者足下既透此關批郤導窾游刃有餘矣惟是世變滔滔黨同伐異任重道遠謹始慮終往常書本生活到此躬行實踐別有光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愛莫爲助則有先勞無倦之言在足下以爲何如

與范景龍書

入京來千態萬狀何可言然亦何足言惟是刪零存整有可以報范陽之相問者一事曰袁印君細講職

掌也九邊鹽法本司實掌之鹽法壞而邊餉空有味
乎袁之扼腕也尋端緒於河波魚爛之餘運經畫於
捉襟露肘之日真一片有心人何幸當吾世而不失
無意相遺有奇盡吐弱骨增壯鱶縈漸開異日或略
有樹建是未可知也老先生無窮期許耿耿九原倘
亦聞之而色笑耶茲以風便附寄數行鹽法諸書大
費抄寫蕭經如暇暫爲借用鹽書抄畢即令回矣特
愛敢瀆或不爲罪乎復有一快事連日聞話周景文
者數人皆以爲當世第一節推生有寄景文一書見

子錄出并呈

與范景龍書

前聞麥種千石作用甚奇嗣又聞破成例以千石穀作汲長孫事也則又奇收利數倍固彼蒼助順之心萬泉何幸不後不先而門下適至也抑天欲顯經綸之手特令與此時相湊耳某卽憂病中藉奇蹟爲對客口實弱骨增王每憶羅念菴之答唐荊川有云此生若活得千人命便甘心不向世外走有味哉其言之也執是言以論滔滔者孰似門下向此地中討得

受用哉夫立己腳跟與仰人鼻息孰勞孰逸孰巧孰拙且直道在人未應全滅未見利鈍之數盡如世俗之所稱也覲期不遠預備洗塵百斗與同志環聆經年作用以爲大快家太母承素絲之賜爲門下清苦不忍受而令器堅以成命見委遂不能卻此復并謝令器文辭大變直探底裏秋闈捷音飛至山城可預措賞犒以待

與周䇷文書

癸丑之役抵家賠舊必以兄爲談柄每自詫有緣天

下第一流爲我所得今秋謁選會徐春宇年兄得聞

兄設施風采踴躍欲飛感慨用壯亟歸邸與啓泰道

之以昔所見合今所聞想像葉視一官爲民請命勃

勃情狀弟即弱骨兩腋習習矣固知事原可爲人在

自立獨不得如兄數輩布列樞要耳何難太平哉因

沽酒相慶大醉酣歌適値雷雨聲勢相抗當是時旣

以隻眼自雄復以熱腸相對誦唐人海內知己天涯

比鄰之句逌然神往眞宰有靈或當飛入兄蝴蝶夢

也人事蝟集未暇詳書慶幸之私直道其大意如此

借徐兄轉致之爽溫起居恐溷吾筆惟有心人自能解耳

答周景文書

客歲從徐春宇年兄聞兄近況曾寄候音今春乃於郭孝廉拜兄手教衷腸激烈如親聆謦欬想前書此時已得則吾兩人作書時同也拚一死字愛一官字古今曲盡矣弟叨計部不自揣日求所謂九邊鹽法者而講究之蓋國家邊餉取足於此袁印君深於其說條有成畫以弟為可教傾囊授焉儻借此發明得

爲國家效半臂力是所以報知己者特弟花樣不時未卜稅駕耳思兄之極則吟哦佳韻鄭重收藏遇雅客始出以觀之扇頭拙句非敢爭旗鼓聊寄遠思也孫兄邇來養益邃品益高而數益奇今年上策復淹留柰何感兄雅愛寄聲以謝

與范夢章書

弟自癸丑九月抵家與親友談得意事即以得識仁兄爲巨寶嗣復獲仁兄手書燈下讀之淸霜錯落徧示親友無不色飛及今三踰歲遇客自東方來者首

詢佳況即京塵漫漶最易汙人而每想像風采以清
頭目此境界固不許外人知也乾坤多事需才甚急
屈指丙召之期以早奉鞭弭爲快

與范夢章書

弟以僻嬾誤辱清賞從前敎愛愧無可當然肝膽猶
存河山無恙固不敢借逐臣名色懶散作倚民以負
知己也邇因耳目所及觸我熱腸爲仁兄一道之易
州守徐君廷松其才其品人所共知寧直上谷推第
一也乃今不得上官意矣揆厥所繇衹爲太顧百姓

自徐君治易百姓如脫湯火而就衽席獨有衙役不喜好惡不喜今乃復爲不同志之上官所困衙役與奸惡偵其不獲乎上遂得乘而媒蘗之嗟乎犯三不喜而顧百姓智者不爲也然事至今日倘堪士大夫之多智哉遂餉煩與持籌大老怯於格上而勇於誅下加派如鱗徵求到骨不肖有司借之以爲利徐君苦心苦力欲爲此時之鮮于侁其斟酌經營騰挪運用斷不肯自取民一物多費民一錢其於上官趨承全少上官即不言且以行與事示之徐君柰之何哉

徐君初既以爭執錢糧不得於府尊猶望提攜於刑廳近亦露不然之意矣生員劉斌被誤徐察其情欲出之而刑廳堅欲入庫書劉名芳異常奸惡徐發其狀欲成之而刑廳堅欲解其最明顯者徐君應薦而不肯開薦漫云俸未及也夫玉田與易州同一按屬各院薦章通算原屬之俸而得列者其人具在何獨於徐君而異之則中有物焉故也弟密邇易水觀聽最眞彼中士民愛戴徐君有憫其太勤過於勞者有憐其太淸過於苦者然勞是本分苦是本色人憫人

憐弟獨爲徐君甘之唯至於以顧百姓之過而失上官之歡漸有不得安其位行其志之勢則易之士民皇皇如將失恃而弟亦爲之歔欷太息憤焉不平也扶持世道以愛惜人才爲昔蔡四顧傍徨同調有幾舍仁兄而誰告焉弟憶仁兄言王立宇公祖亦知徐君者復命薦剡借鼎力從臾之何如徐君固感仁兄國士之知而不敢以世法事大賢也弟今又爲秦庭之泣仁兄必有以處此矣弟憤鬱激切筆不如舌唯體以意

與范蔓章書

巴不得仁兄做封卽墨烹阿之事痛快一番又巴不得以眞聞眞見幫助仁兄借人酒杯澆我磊塊然天地間第一快事卻禁不得一字不的確無心腸者勿論卽有心腸矣而眼界未必到耳根未必清或爲成案所封錮或爲奸人所顛倒儘力做去反貽千古之憾弟何敢忘仁兄臨别握手之語而欲求一當更不容草草會人既恨不能多聞言又恐不足信天下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仁兄身到地方樁樁都該眼見

不可靠耳聞況揣形摸影於數千里之外乎州縣事都有項款按款課功無處藏躲只要箇箇面他時時問他聞邱毛伯月課簿亦實有益只不宜問罪以法而累意仁兄集其長去其短則秦鏡在懸課實不必問聲也且巡撫二字不相離不巡何以爲撫常巡則守令情狀一一目睹或慮車徒騷擾飲食若流此易易耳簡其儀從止其送迎自備費用誰不樂其簡便哉聞節推可任者張璘之透爽衞景瑗之眞切尹明翼之執持皆晉心實事有益地方太守王建和有古

人風屬吏無敢送一萘弟所聞若此然總不如仁兄親見其人之足憑也此以後仁兄日有所見日有所行當時以教我弟或偶有所聞不難頻寄以備參酌聞中州惡俗好告謊狀假揑籍貫串通彼處衙役作奸取利有石維屏作道於狀尾鈐印以冒籍徑繳四字而謊狀之害遂除人皆思之今不知尚有此風否仁兄前不知此狀可到否聞往時上司批准狀有司繳還每逢其怒故石道爲人所思明衡憂歸時事日異何處著手何處開口所恃者聖主原無成心時有

變局耳天下治亂係宰相掌舵無人奈何奈何

答范夢章書

前承遠存匆匆裁謝懷德之思鬱陶無寄惟時把玩手札紬繹佳刻精神淋漓宛宛如面夫以至齊民命仁兄一腔孕之布置曲折鉅無不包細無不入弟向不肖按譜求針蓬心若啓因嘆總此郡縣總此簿書他人以流水數答應祇成風塵之苦仁兄以真實心穿透步步皆自慊實地也下學上達有本者如是耳內召在即弟尙欲强支病骨受約束於旗鼓下想仁

兄不棄我也

答范夢章書

清通一座豈容以凡骨處之弟在兵言兵他何敢知援筆作答馬首東矣年兄亦當仔細勿以平日愛弟之過而自汝其鑑令人謂昌歜之好賢者不免也

答范夢章書

客歲在幕府接手教即以呈督師相公諷誦再四益增鄭重其所爲不附報章者已與使者面商之想能達也未逾月而年兄已出春明相公持報示弟不言

而笑已復黯然弟以病軀而從戎馬戎馬不能厄弟竟以病厄頭已借庇得作閒人扶病江干鷗鳥可玩人間事總不到心頭而自省猶有一種事舉世所不照管者獨時來往於胸中不能斷滅或宿因耶答有朱完天者兩月來兩到柴門昨復持其密友手書求謁年兄其密友吾輩同榜又年兄同官其手字弟熟識之年兄既與同官一見能辨也渠不敢列己名又不敢書尊號微意可想至於其事不待弟言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

答范夢章書

弟是時方爲功服攪腸大減飲食二一執友故舉平生得意人相詢冀以救脾因拈戒詩文求靈夢一聯政在蘇賞而蒼頭傳吳橋使至帶江南鴈帛在座灑然動色謂古稱神交原有是理及撥緘札乃大驚痛因復自痛仁兄與弟俱作無母兒哉弟病臥江干未得以時問起居有失弔慰反辱仁兄於是時念我病饋我藥也天地間同調者相憐同病者亦相憐仰念仁兄至性何以堪此然此時不特意猛提禮字作主

則至性將爲滅性弟蹇害此病只爲提醒不早不猛遂成年年抱病之人漸弱漸衰略有感觸即心跳氣喘四肢無力再不能耐勞煩久思索迄今常以貽家君之憂每追悔恨而已無及今特爲仁兄誦之願仁兄自愛以錫天下福者爲報効勞恩且不以當萱堂變者貽椿庭憂也財衡海內有幾人哉不腆以代絮酒聊伸猶子之誼惟仁兄叱名以告几筵亮不以弟躬弗親而吐之也匆匆附布百不盡一 朱書收訖再謝

與袁滄孺書

不孝受知翁丈非復世俗境界學焉得師私謂天幸未幾遭變轉啟衷者爲奪鑒矣哀迷中過承骨肉之愛都不甚省已而魂魄略復半忘半憶每一回首感繼以慨秋高拜别悤入朱明病骨稍强猶半在枕話長則眩坐久難支兀然廢人也時惟置翁丈兩淮議於案頭神爽開卷略皆即閣既蘇復開念有所寄神覺漸王夫國事孰急於邊餉邊餉孰重於鹽利鹽利孰多於兩淮兩淮孰壅於今日非大議孰爲疏理之

法非翁丈孰爲疏理之人即衰欮小臣每中夜而起以破常格救根本望諸廟堂今果然矣是役也簡命隆專權重治人治法合併而出乾旋坤轉千載一時蓋國家大命所繫二祖寶式靈焉如僅爲翁丈一人之遭逢猶其淺爾旬日來膽在口熱在腸習習在腋舉醫國手段先竊之以起病惟是兩淮之事急矣望疏理之前旌如望歲焉想翁丈任事急公旦夕就道而數千里之遠當有數年之别脈脈此情專价代叩謹具豸袍青表綠襯爲榮擢實用椶扇二柄繫以方

香靜修椒山合併成集具自不孝原非套儀寥寥數種不另列狀總祈叱納乃認眞誼緘書付价神與俱往

答袁滄孺書

旌節過敝縣不孝僻處鄉隅有失迎謁歉罪何言乃辱翰教兩腋欲飛矣天爲國計篤生名世以通其變翁丈諳之積久發之當機此自關氣運非偶然者函鬼不惴尚欲弄伎倆耶然不逢觀火之識黎邱且得志矣古來經綸手返極重之勢其指可使天下共見

而批郤導窾十九年之刃若新故功被天壤而人不驚三復翁丈孩之二字良工心獨苦哉當是時凡在同盟無不拭目大業預爲踴躍矧不孝又素受國士之知者情可知已豚兒何知過蒙篤念文忠之集期以非分萬不敢當而意不敢自外也對使附謝不盡欲言

答袁滄孺書

客歲先生赴淮不孝每於無人獨語時以意摸擬據案施行商民更生之狀歲杪而賈孔老特以三日收

完消息遣悶愉快之極無物可喻今六月中孔老又
以今年上解之狀遣悶并錄示尊札知先生垂念至
意昨麟兒出場乃捧簾筐之賜以歸開讀手札洞見
肺腑綱法之立抽自匠心舉極重難返之苦一朝解
之所稱五載研窮臨境蒿思其祖宗之靈特爲牖啓
耶國家根本重事一擔平挑不孝每對天矢心安得
彷彿袁先生一班以稍不媿爲臣二字則生世一番
足矣倒轉疏理更是奇絶細看來卻是事理當然自
然初非詭異乃知天下糾紛之中自有頭緒敗壞之

局自有勝著特非明眼人提不出耳手札娓娓頒示全書蓋重愛鄙人厚爲期待以黼黻針法明授之不孝即非人敢自外耶追憶投分之初丹心一片不介而親所稱夙緣端非偶爾蹤跡暫分精神常對無奈病骨未平脚傷氣弱心力稍勞即困憊不勝何時强健得效驅馳自憐復自恨耳麟兒此番倘得僥倖當共求所以報知己者肅此奉復併謝還托賈孔老轉上極目雲天言不盡意

答潘懷晉書

臥病中忽接翰教無異從天上至也展閱再三精神飛動天下事原非盡不可爲而似仁兄於過家之時爲體國之事攖勢犯難手挽天河卽做事人亦不肯爲然不至是不足以見眞男子自有本色也單屯鹽餉原是國家足邊恆產淩夷至今仰屋之歎脫巾之呼遂不可言經國者不於此淸理別議搜尋終非本計有味乎仁兄好爲淸屯張本之一言二涵神靈實式憑之大要吾輩犯得一分難便幹得一分事拚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屯鹽二事袁滄老與仁兄分

任之袁之南行亦有無限波瀾向非把柁挽定幾不免於掣肘矣天生兩賢膽智相亞弟無似得游其閒袁前以疏理事使閩於弟仁兄復以淸屯事使閩於弟皆以同調摯我深感至意至於仁兄淸屯始末更願詳聞之藎欲竊大英雄之作用以啓愚蒙異日病骨或復倘欲荷戈麾下一效馳驅也賈孔老家人時有往來藹祝鄉𥳑不厭頻寄是時適有親友滿座皆素知仁兄風槪於弟之口實者遍觀來札無不色飛且以弟得爲大英雄之知己而信其前言爲不誣至

謬加以水鏡之稱亦可笑已朔風催凍爲國自愛

與洪振溟書

家父叔謬儆洪恩兩方成命自惟罪戾殊切悚皇詎意老公祖推愛轉殷盛筵遠錫恩出過分事屬創聞寧惟闔族之衆飽飫榮施實自先世以來敬承明德九頓登嘉代爲申謝心鏤難喻面即𠜂期

答洪振溟書

鄉飲大典家父家叔俱蒙老公祖過爲提攜伏讀尊翰措躬無地唯是家父病略減而體則甚弱著衣見

客猶稱未能其何以目風纔而行典禮乎至於家叔則自聞此消息已不知轉避何所矣各自謂德實有愧齒未及格出學之日月曾有幾何大禮之賓席豈堪遽擁且家父之不可以風家叔之踰垣而避尤實情實事非敢爲虛謙之辭以負老公祖盛恩也原束謹璧伏乞老公祖亮其情不錄其罪舉家不勝感激之至

答楊明宇書

居今之世孰有好善不倦如門下也者客歲侍郗席

舉世俗張設惡套一切革去杯酒長檠非忠孝節義不談古色照鬚眉也每與啓泰兄私論長安局面漸不可言何幸臭味有人撑持是賴且物色時髦津津說項即門下之留意於人才知門下之有心於世道也生自揣無似不足備藥籠既承湔拂亦不敢自外聊附於請自隗始之義捧讀手札兩腋習習兒子化麟亦承注念風塵之外別有一段古道交情亦奇矣入都有日握手非遙謹附短裁神與俱往

答楊振吾書

於傀儡場中忽接故人書一可喜書又從泰岱來並爲遊子同調相憐二可喜寄書者不爲洪喬且質直謙厚堪爲我友三可喜詢王君而得故人骯髒之狀即王君亟稱耳目所未覩更令僕兩腋習習矣是役也門下自率其生平之常而亮節勁骨遂與岱色爭高彼東人士想有爲揖客傳以示千秋者門下得此足矣外此又何必知也復有一奇事敝同年周景文從閩中孝廉寄一書同以是日至周之材品憶與門下清譚時曾陳其概千里同心此懷脈脈而書以同

日至且俱寄孝廉之手而孝廉又俱爲塵外之品其書中評騭譏復不減尊札豈造物亦知我輩情狀而故簸弄之耶

與張誠宇書

遴餉中斷師期已愆叫天不應禍至無時憤懣叢結舊病復作顧影自憐歸計已決有辱先帝之曲成併負知己之提挈命也如何貴署辦前承台敎已許收用而自入京來以此事求進者十餘人皆强有力者也一槪謝絕彼猶相强某再思古人有言士詘於不

知己而伸於知己盱衡四顧知某之深信某之至愛某之過護某之極孰有如台臺者乎於台臺之前而猶不敢直行其志他何望焉今不能怒然於黄書辦一人遂無以塞十餘人之口即欲强塞其口必不能服其心再三躊躕猛焉一斷併黄書辦不用而某可直言正氣硬驅此十數輩矣管子論知我之恩等於生我因恃台臺知己不減古人遂割徘徊猶豫之情行舒眉展眼之事從此庫中祇照京糧廳考選攢典之例永不設小帽書辦某自負此即所以報知己也

病中不能躬叩請罪先茲具白

答傅丹水書

弟自十一月初三司鑰新庫聞景陽之往會草一書
而景陽行迫未得挈去後得仁兄手教亟格外之愛
方擬報章而飛騎告急之札至矣即此札未至之前
弟已兩具請督之疏元老方以爲無病而呻也國事
至此而人心漠然眼見得大事去矣計無所出具疏
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又未知到其間作何模樣當社
稷安危分途之會而元老雍容談笑處之目今冏寺

青庫借銀二十萬聊以應急而帑如不發終難接濟弟憤懣之極已思所以自處蓋婆娑一官原爲邀餉去復爲邀餉來竟當爲邀餉罷也但同戴此天卽罷亦不得乾淨吾輩性情生來不會享自在福偏好抱杞人憂天實爲之柰何柰何仁兄欲裁餉司歸糧廳弟亦欲裁新庫歸舊庫而我自言之誰其聽之同病相憐不禁於邑

答王崑璧書

弟春初一病幾無生理調理兩月始扶童背以行一

日薄暮有友飛字報弟曰河南四十萬新餉至矣可
健兩足弟以爲詎復冀其眞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
覺其足之健也自有新餉來此爲第一急公之舉原
仁兄第一流人爲之天下何事不要人做也細讀手
札其苦楚處刺入腸其周折處隕人淚其感慨處又
令人風生腋也因想從來到極難處纔有極好事前
人影樣一一可覆弟自恨病軀不能耐勞煩鄒靜長
兄發遼東畧有短欠所差不遠皇甫簿自能口悉賈
別駕之品一望而知然何莫非仁兄鼓舞之妙弟每

與同志言肝膽風神如王年兄能使死物都活蓋徧得造化生氣無微不入郎王年兄亦不自知也鼎望日隆建牙不遠何緣得藉重敝鄉爲易水燕山一吐精采乎

與倪吉旋書

不依舊子民也復以餉事得在下風緣春初一病纏延至今未得面候近雖少愈尙不能束帶朝參扶掖入庫不移時而出憊不可支矣此必老公祖之所情亮也茲有一事不宜言又不容不言蓋不肖郎人地

弊微而既叨共事竊附同心必無不可信之肝腸無不可盡之語言而後明白貫徹便於展布昨日薄暮老公祖差送公文不依收訖與差人一名帖暫回而渠不肯回愕然曰柰何只與我回帖家僮諭以一向送公文止與名帖強之使回渠徘徊良久帶怒出門即往尋新庫店家直入寢處嚇之曰察院爺差我來拿你店家驚起不依問狀渠遂踵之逕入二門喊叫震地曰我不是假文書不是假皂隸這樣怠慢我不依見其咆哮之狀令家僮抗住庭門不令入渠猶抑

聲不已不佞莫敢誰何密令門役好言勸回而叫怒之聲猶聞於數十步外也不佞病軀方避煩惱遭此豪悍大傷體面其意蓋熟聞太倉銀庫待科院使者故事而遂過望於新庫也不佞原非通達世故之人而新庫又無周旋人情之具即於老公祖且不能有分毫之周旋而於差人可知已乃老公祖亮之而差人不亮也皂隸誠眞而公文既收則眞皂隸之事畢矣不佞安能獨於此人另爲破格乎體面既壞展布自難不佞夜不成寐不得不歸命投誠於老公祖也

餉務煩重原非病夫所可料理旦夕求歸矣而猶嘵嘵者蓋於將去未去之日說破此情令後來者得以展布非自爲也冒罪直陳伏乞台鑒

與蘇石水書

先生偏具冷眼於世所共棄之物不啻三顧使之鼓舞振迅而不能自已乃知大人君子盼睞中有鑪冶所謂不言而四時之氣行也區區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還苟利社稷敢愛頂踵而外解中斷索餉者環空庫而泣持此情以告朝貴落落難合兩疏叫

天藉有協力者得帑金五十萬立刻發遼然此法始不可復與楊文弱共計具疏求下廷臣會議未知結局何如也焦勞煩懣一病幾死伏枕逾月尚未出門病骨自憐何可言天下事乎說起周蓼洲眼前活現全賴先生寫意紫芝本像耿人眉睫又嘆世間清異氣味盡被藥籠收盡爾

與蘇石水書

先生既南猶北顧若此近日光景愈出愈奇國勢已不可言而羣有力者助敵自攻所謂沸然自烹敲人

會不出薪也僕病猶未平被人驅入兵曹不揣其不
能爲與耿葉兩君子以赤心做莽事入門一著先申
國法妄謂法行然後次第可舉竟以此開罪於游馬
兩道長十日之間疏揭四五至既掣其肘復以卸擔
頂束之先生代爲僕計當如何自處耶刻下杜門求
堂翁代題指日春明門外三逐臣矣夫復何言先生
猶以金花事望執政耶熱腸一片千里同之誰爲擔
此擔者安得先生居此地爲國家作大快活